

Heidegger, cri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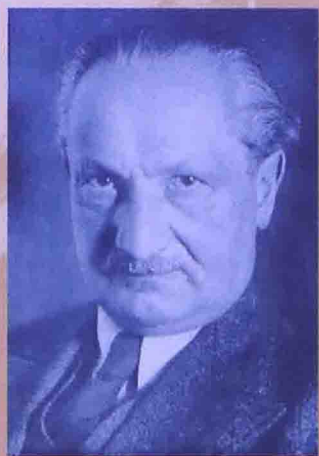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海德格尔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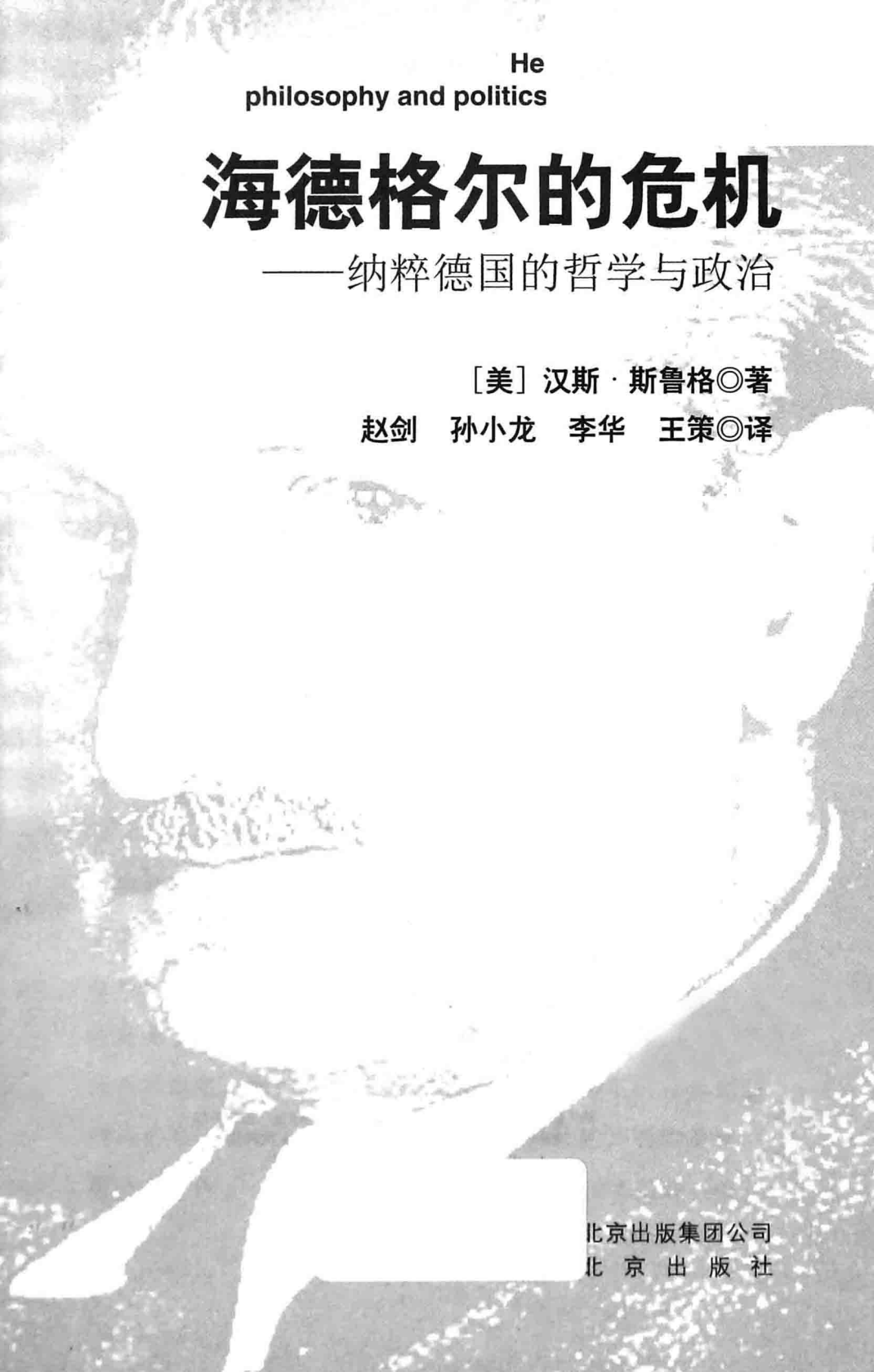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美] 汉斯·斯鲁格◎著

赵剑 孙小龙 李华 王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海德格尔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美] 汉斯·斯鲁格◎著

赵剑 孙小龙 李华 王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4-8452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By Hans Sluga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 (美)
斯鲁格著；赵剑等译.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1

书名原文：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ISBN 978-7-200-11151-4

I. ①海… II. ①斯… ②赵…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9104 号

海德格尔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HAIDEGGER DE WEIJI

[美] 汉斯·斯鲁格 著

赵剑 孙小龙 李华 王策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大厂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226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1151-4

定价：4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前 言

哲学与政治的共枕并不平静，柏拉图以来，它们的关系就显得复杂而紊乱，时而亲密却常疏远，时而热络却常彼此猜忌。哲学家也许不时地以其哲学的名义，投身于政治研究乃至政治进程之中。不过，他们通常避开政治论争，并将之斥为非哲学或反哲学的。反过来，政治家或有时利用哲学概念使其政治企图合法化，或有时寻求哲学的忠告。不过通常的做法却是忽视哲学家，不时指责其危险，试图以暴力与死亡使其沉默。

如果哲学只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寻求真理，政治则为索取权力，那么这两者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然而事实上它们均考虑真理的提供、使用和控制，权力流的产生、运转和操作，只是方式迥异。它们之间的亲密与分歧也即发源于此。实际上，哲学与政治相互纠缠，其关系危险而不稳定。它们之间互动失败的案例填满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如果互动是富有成效的，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始终关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不确

viii 定联系，以及真理与权力之间更为复杂而不确定的联系。另一个条件是将哲学与政治均视作时间演化中形成的有机形式，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而是历史性的，不是一下子就被规定好的。因此，哲学家无权拥有一个永恒的立场，在此之上间或阐明这一或那一治理系统的“客观”有效性。同样，政治家也无权向哲学求助，把哲学当作能够提供“客观”合法性的中立权威。所以，许多名为政治哲学的东西必须被放弃，因为它们基于哲学与政治之间不切实际的关联。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一场“哥白尼革命”，借此哲学家和政治家能够意识到，持续的历史性关联塑造了他们之间的互动。

本书试图通过审视哲学在纳粹德国所扮演的角色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思考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转向历史主义者是必要的。我将不惜笔墨描绘纳粹期间及其酝酿时期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网络。我相信我所描绘的历史事实本身便是重要的，然而除了那些有关海德格尔的事情，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也得指出，即便我详细地察看历史事实，我的考察始终是问题导向的，而非叙事的。基于这一理由，我关注的是那样一些时刻或事件，它们凸显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关联的疑难。至于对这一或那一人物、文本或事件的遗漏，我无须任何辩词。

1933 年海德格尔参与政治是本书叙述的起点。通常

认为，这一事件是海德格尔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我想表明，在德国哲学整体与其时代政治的关联中，这一事件也确定了一个转折点。伴随着事件进展的是海德格尔及其同事们对不确定性的敏锐感知。他们相信自己正生活在世界历史的一个危机时刻，这种确信将他们引入政治激进主义之中。我的意图是将海德格尔的个人危机放入德国哲学的整体危机中予以考察。哲学语境的考虑使我 ix 返回到费希特和尼采，其次是一战到 1933 年之间的岁月，之后才开始谈论海德格尔和纳粹时期。本书的中间两章分析了德国哲学家们在 1933 年的公开演讲。对 1933—1945 年期间的讨论则相对浓缩，而关于历史余波的议论则更为简短。

通过假设这些哲学家借助四个概念参与政治，这一阐述也是系统地进行的。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危机、民族、领导和秩序概念成为哲学和政治概念的独特性，它们因而能够充当语言和行动之间的桥梁。看出这四个概念具有政治功能并不困难，但它们何以也被当作哲学概念却相对模糊。本书的中心篇章试图澄清这一问题。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危机概念的哲学使用被加以讨论；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民族观念；第六章和第七章是领导观念；第八章和第九章则是秩序观念。第十章是尾声，它提供了后纳粹统治时期某些事件的细节，并得出了由

本书主题引发的一般性结论。

在最后几页中我指出，历史事件应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与政治之关联的整个问题。在我看来，哲学家并无资格确立政治行动的权威标准。他们若试图着手于此，无非是描绘了一些无用的乌托邦，或给出了一些危险的教导。让他们承担一种批判性角色或许是更合适的。但是，只有经过常识和实践经验的锻造，政治批判才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政治的哲学批判常常出自所谓的绝对真理，但事后它们总被证明为无益的，甚至有时是破坏性的。至于哲学在政治中的任务，则是勾画出新的可能性。通过将真实的政治条件与其替代者相比对，它有助于瓦解那种认为这些政治条件不可避免的信念。倘若 X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哲学家实行这一思考，他们恐怕不至于那么轻易地倒向纳粹主义的虚妄。

本书脱胎于 1987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教员小组的定期讨论。彼时，海德格尔的纳粹往事再次成为争论的话题，而保罗·德曼与纳粹的瓜葛则刚刚成为新闻。在小组中，我们讨论这些人及其不幸的政治取向。正是出于讨论的目的，我开始写下我所知道的德国哲学与民族社会主义^①之间的关联。如果没有列奥·洛文塔

① 考虑到 National Socialism 之 Nation 一词其“民族”含义是更为核心的，对本书来说尤其如此，故将 National Socialism 译为民族社会主义。——译者注

尔、杰伊·马丁、让-吕克·南希、休伯特·德雷福斯和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和鼓励，这些最早的笔记不可能积累成为一本书。回头来看，我意识到本书在历史、政治、哲学方面的交叉，仍旧体现了它诞生伊始的跨学科性质。

在准备此书的过去五年中，我获得了许多帮助。我尤为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费耶阿本德和伯纳德·威廉姆斯，他们阅读了大量草稿并提供了意见。自从我开始认真准备此书，我得以有机会在许多场合谈论它，并与学生在我的研讨班上讨论各种概念。1990年我拜访了爱荷华大学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和伊达·比姆教授，通过对各部分内容的展示，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极大的推动。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李翁才和埃塞·艾哈迈德，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也要感谢一位难得的研究助理韦恩·马丁。最后，我要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的帮助，它使我得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休假期间完成该稿。

但是，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施于自身的批判性工作，它又是什么呢？虽然它已不再为已知的东西立法，但是如果它不奋力弄明白另一种思考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它又存在于何处呢？

——米歇尔·福柯

目 录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决断时刻	(1)
三个关键的教训	(6)
哲学的领域	(9)
政治环境	(22)
政治与哲学家	(30)
第二章 费希特、尼采和纳粹	(38)
费希特的演讲	(46)
尼采和虚无主义危机	(54)
费希特对抗尼采	(66)
第三章 危机的政治	(70)
西方的危机	(74)
作为体验与象征的危机	(81)
历史危机之悖论	(87)

先天之物的历史	(90)
一个最具破坏性的思想习惯	(94)
 第四章 德国人的使命	 (101)
1914 年费希特协会	(111)
鲍赫与康德协会的决裂	(113)
德国哲学协会	(117)
DPG 的哲学基础	(127)
DPG 的会员	(135)
 第五章 民族与种族	 (141)
民族心理学	(146)
先验的民族社会主义	(152)
种族的观念论	(158)
民族主义的风险	(168)
 第六章 哲学上的激进派	 (177)
民粹整体论	(188)
一种存在主义的指令	(194)
一场暂时的结盟	(209)
 第七章 哲学上的保守派	 (224)
领导问题	(229)

意义、价值和民族社会主义	(240)
作为一名调和者的海泽	(245)
柏拉图的那些自封的守护者	(253)
第八章 1933 年之后的意识形态	(263)
纳粹世界观	(276)
哲学与世界观	(285)
秩序的合法化	(293)
哲学与政治的联合	(297)
第九章 有关真正秩序的争论	(304)
在革命与回应之间	(307)
客观价值的秩序	(311)
原初追问之秩序	(318)
生存论与超生存论的抗衡	(326)
悬而未决的斗争	(332)
徒劳的探索	(344)
第十章 余波	(348)
结束之后	(355)
哲学与政治	(364)
真理与权力	(376)

索引	(381)
----------	-------

译后记	(390)
-----------	-------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决断时刻

1

在希特勒执掌权力四个月之后，海德格尔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于1933年5月27日举行。典礼的历史背景、编排的严肃性，以及海德格尔本人刻意选择的演讲措辞，共同标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时刻，此刻哲学与政治猛然交汇在一起。弗赖堡的大礼堂内，一个协议似乎已完成：哲学家海德格尔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新政权则乐于庆祝这位哲学家成为自己的一员。

理解这一典礼尤为重要，因为它主要由海德格尔本人导演，并有可能透露出海德格尔政治激进主义背后的个人意图。对于我们而言，1933年海德格尔的政治活动，甚至所有德国哲学家的政治活动，都在海德格尔继任弗赖堡校长这一时刻象征性地被刻画下来。海德格尔的典礼安排便是象征性的。他本人选择不以哲学论说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就职，而是将其当作“典礼”，一场占卜，一次对预兆的解读，一个攸关决断和命运的时刻。

上午11点整，海德格尔领着一支身着学位服的教授队伍，在勃拉姆斯的学院庆典序曲中庄严地进入大学礼堂。

除了通常的学院横幅，礼堂里当天还打了一排纳粹的旗帜，里边挤满了当地政府和教会当局的代表，还有一大群数目惊人的学生。新任的纳粹教育和文化部长也特地从卡尔斯鲁厄赶过来。弗赖堡大主教——海德格尔学生时期的赞助者，这个试图和纳粹保持融洽的人显然也在场。此外还有弗赖堡的市长，以及为数不少的官员和军人。^①

目前，几乎不存在针对国家前进方向的疑虑。当兴登堡老总统于1月30日请求希特勒组建新政府之时，魏玛共和国明显已走到了尽头，尽管权力的交接仍在共和国的宪法章程中得到履行。随后的四个月里，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意图展露无遗。2月，纳粹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并借由此产生的骚乱攫取了非常时期的权力，逮捕了大批不同政见者，并镇压了他们最大的对手共产主义者。3月，他们剥夺了国会最后仅存的权力，并瓦解了共和国的联邦架构。4月，他们开展了一场反犹运动，并通过了一项法令以解除犹太裔官员的职务。自从大学成为政府机构以来，许多学者在这一新法令的颁布中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其中大概有20位德国哲学教授，如新康德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现象学家莫里兹·盖格尔、逻辑实证主义者汉斯·莱因巴赫、

① 笔者的解释依据的是当时的一系列报道，它们重现于 Guido Schneeberger 的著作 *Nachlese zu Heidegger. 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 n. p., 1962), pp. 49—57 (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文，我们保留了作者所参考的文献的英文与德文。——译者注)。

哲学人类学家海姆特·普赖斯纳、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马克斯·霍克海默和泰奥多·阿多诺。与此同时，其他人则因政治原因被解聘，如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哲学史家恩斯特·冯·阿斯特和生物哲学家汉斯·德利希等。^①毫无疑问，大礼堂里聚集的海德格尔等人正处于这一变革之中，并且以他们的行动支持新政权的政治改革。弗赖堡的学生报纸正确地指出，海德格尔继任校长是纳粹当局消除政治异己工作的一部分。早在海德格尔实际当选的几周前，它已评论道，“教职员已经展示出与国家社会革命事业共沉浮的合作意愿”^②。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海德格尔已经发出了坚决支持新政府的第一个信号，即在一个公共节日加入纳粹党。两天后，当地纳粹报纸写道：“我们知道，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对德国人民命运和未来的关注，海德格尔（即使在未入党以前）已经站在我们伟大运动的中心。”“我们同样确定，海德格尔从未否认他的德意志观念，在阿道夫·希特勒所领导的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已时刻准备好为德意志的神圣使命而献身，没有一个民族 3

① 这些资料来源于 Thomas Laugstien, *Philosophieverhältnisse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Hamburg: Argument, 1990), pp. 205—206。

②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p. 16. 直至纳粹颁布有关大学重组的法律之前，校长每学年由学术委员会推举，并作为代表和最高管理者服务于大学。在新的法律实施之后，校长由政府机关任命，任期不确定，并且还充当大学的政治领袖。

社会主义者会在他身上感到失望。”^①

几天以后，海德格尔第一次有了机会来谈论他作为校长的打算，以及作为哲学家而给自己设想的角色。5月4日是夏季学期开班的第一天，当海德格尔走进弗赖堡大学最大的教室开始讲授“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课程时，里面挤满了屏息静听的听众。他向德国的学术青年们宣告，他们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复兴之中：

找回规训和教育，使自身准备妥当并足够强壮，代表即将到来的时代成为政治和精神上的领导，这是命定的义务。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想要创造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如果不这样做，某种野蛮人或异类将取代我们，我们将消亡，成为历史的遗迹。^②

这些话是一场预演。海德格尔将在5月27日向更多的也更官方的听众解释，著名的《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被学生称为德国哲学的“秘王”，何以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新政权。

就职典礼首先回顾了前任校长、天主教神学家约瑟夫·索绪尔教授的杰出工作。他之前已经同意海德格尔继任校长，并寄望后者能使大学避免过多的政治干扰。然而很快索绪尔就表示失望，在8月的日记中，海德格尔被他称为

①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p. 23.

②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p. 27.